

# 风险传播的 场域研究

FENGXIAN CHUANBO DE  
CHANGYU YANJIU

胡登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风险传播的 场域研究

FENGXIAN CHUANBO DE  
CHANGYU YANJIU

---

胡登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传播的场域研究/胡登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4129-8

I. ①风…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6722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属于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 风险治理中的舆论引导效果评估及对策研究
2. 公共危机与传媒对受众的心理引导。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建设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术专著后期资助项目的经费支持。

#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1)
第二节 认识现代风险 .....	(5)
第三节 认识风险传播场 .....	(17)
第一章 场视域下的风险传播：以媒介的生产研究为起点 .....	(27)
第一节 从媒介的效果研究到生产研究 .....	(27)
第二节 媒介的生产研究 .....	(31)
第三节 场视域下风险传播的生产研究 .....	(46)
第二章 自主极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61)
第一节 媒介人员个体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62)
第二节 信源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83)
第三节 新闻价值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02)
第四节 媒介议程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19)
第三章 他律极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34)
第一节 政治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35)
第二节 经济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68)
第三节 文化特征与风险传播的生产 .....	(182)
第四章 受众的风险感知与媒介使用的调查研究 .....	(195)
第一节 调查背景、目的及基本情况 .....	(195)

第二节	调查结果及分析 .....	(201)
第三节	调查结论 .....	(222)
<b>第五章</b>	<b>风险传播的策略研究 .....</b>	<b>(226)</b>
第一节	长效策略之一：优化政府的“他律”效率 .....	(227)
第二节	长效策略之二：提高媒介风险传播引导力 .....	(241)
第三节	应急策略之一：“事实——真相”的传播路径 .....	(256)
第四节	应急策略之二：“文化——仪式”的传播路径 .....	(269)
第五节	应急策略之三：“情感——人本主义”的传播路径 .....	(282)
<b>结语</b>	.....	<b>(293)</b>
<b>主要参考文献</b>	.....	<b>(298)</b>
<b>主题词索引</b>	.....	<b>(317)</b>
<b>后记</b>	.....	<b>(319)</b>

# 绪 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酿成世界性大灾难。其后疯牛病、SARS疫情、禽流感、9·11事件、毒奶粉、汶川地震、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电站爆炸……各类风险席卷全球，并且有多少风险幽灵在人类上空盘旋，有多少在某时不约而至，这些都挑战着人类日益脆弱的神经，“风险社会”已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标签。客观而言，风险一直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不过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绝大多数风险事件要么仅激起事发地的波澜，要么仅在事后成为外界的“旧闻”。但是伴随着世界风险社会和地球村的来临，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化，“形成共识的是：在未来……，我们将面对深刻的矛盾和引起混乱的似是而非的隽语；将体验‘柳暗花明’式的希望”<sup>①</sup>。世界各国近年来逐渐进入了各类风险频发时期，其中各种“矛盾”与“希望”已经在中外媒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和作用：媒介将当代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同步在场”的形式呈现在公众视野中，同样，媒介所担当的维护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按照塔奇曼（Tuchman）的观点，正是大众媒介为现代社会编织了密密麻麻的“新闻网”，公众即使足不出户，也可通过新闻“天网”掌握天

---

<sup>①</sup>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下信息。星罗密布的媒体网延伸成为人类的“千里眼”、“顺风耳”，并以其栩栩如生的文本表征，给公众提供“真实生活”的“框架”以及言行的“参考指南”。因此，大众媒介作为现代人了解信息、规避风险的公共领域，它至少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其稳压器和调节阀的功能：

第一，提高社会能见度，具象化风险，达到对风险的有效预警。第二，构建风险话语公共领域，实现风险传播的民主范式。第三，搭建沟通平台，设置风险议题，增进社会信任。第四，开展风险批评，监督风险决策。第五，传递风险知识，塑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进步。

陈岳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媒既要造就一个风险社会需要的个体，也要完成告知、传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与此同时，还要扛起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中国传媒同时承受几层挤压，在实际运作中，上述媒介功能的实现自然难以尽如人意。<sup>①</sup> 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难以尽如人意”似乎已成为一种悖论：一方面，正是媒体之网给公众编织了各类风险场景，媒体以其强大的宣导抚慰功能已经成为感知风险、规避风险、促进民主、凝聚人心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又往往表现出“多重”属性。

媒介是风险的“探照灯”。2001年7月，南丹发生特大矿难，78人死亡。矿主与当地政府达成攻守同盟、死亡者家属在“经济补偿”之下选择了集体沉默。但是通过人民日报记者坚持不懈的调查取证，人民网7月31日发表的《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引领了众多媒体对矿难真相的追问。隐瞒了17天的矿难在媒介的探照灯下最终大白天下，这也促发了矿难事故的报道高潮，并引起国人对矿难风险的普遍关注。

媒介是风险的“灭火剂”。以三艘油轮泄漏为例，1989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1993年比利时的布雷尔号、1996年英国威尔士“海上皇后”号都发生了严重的原油泄漏。前两例事件中，由于受到媒体的负面报道，埃克森石油公司损失至少高达70亿美元，布雷尔号触礁地的设特兰群岛损失高达1820万美元。但是在1996年的事件伊始，当局就明确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把全球媒体对于威尔士的报道

<sup>①</sup> 陈岳芬：《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媒体功能之实现》，《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9期。



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力量。”为此开展的工作包括：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开通热线电话，组织了二十多次电视和广播访谈节目，向国外传达正面信息，保证各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一致性……这样，“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人知道了威尔士的美丽所在”<sup>①</sup>。正是媒体的鼎力相助，使得威尔士规避了前两例事件的风险，并有效完成了其形象修复，媒体作为风险的“灭火剂”功能得到极好彰显。

媒介是风险“近视眼”。现代媒体之网几乎无孔不入，但是在很多风险传播中，媒体却在事件早期不同程度的“失语”或者成为“事后诸葛亮”。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2005年，三鹿是“大头娃娃”事件的45家问题奶粉之一，但它不仅很快就从问题奶粉的媒介名单上销声匿迹，甚至借助政府力量进一步宣传其正面形象：四部委联合下文，要求各地允许并支持三鹿奶粉的销售。2008年8月，石家庄市在明知三鹿已经有问题的情况下，也没公开信息。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中更声称：三鹿企业“有1100多道工序”，赞扬三鹿奶粉为“中国质量品质保证”的重要典范。三鹿事件前期，不仅传统媒体明显近视，就是媒体新锐“百度”对该事件的跟踪监测也极少。在9月12日新华社曝光三鹿问题奶粉以及网络、手机的集体跟进之前，“三鹿”几年来在危机公关上的过关斩将证明了媒介在风险预警上的近视以及缺位。

媒介是风险的“哈哈镜”。2003年非典事件，从风险性质而言，只是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主要新闻周刊的大封面和画面突出的是各种人群团结一心、勇斗非典的精神面貌。但是在西方一些媒体上，非典则成为“哈哈镜”下的各种异形：英国的《经济学家》、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新闻周刊》封面上都浓墨重彩地凸显一个面戴口罩、眼神恐惧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时代》杂志甚至将中国的国旗和一个肺部的X光照片拼贴在一起。在各封面文章中，《远东经济评论》称非典为“中国病毒”，美国《新闻周刊》说非典为“瘟疫的新时代”，英国《经济

<sup>①</sup> [英] 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瑞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谢新洲、王宇、鲁秋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43页。

学家》甚至将非典用“哈哈镜”照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媒介也是风险的“助燃剂”。社会学的燃烧理论认为，自然界的燃烧必须具备三个元素：第一是燃烧物质，第二是燃烧的助燃剂（如氧气或者空气），第三是点火温度。社会物理学应用该项原理，将社会的无序及动乱，与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比：（1）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使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2）一些媒体的误导、过分的夸大、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播、小道消息的流行、社会心理的随意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燃烧“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sup>①</sup> 2005年4月15日，英国《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刊发了一篇题为《牙膏致癌警告》的报道。该报道看起来有理有据，既“引用”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又“援引”毒物学家的建议，指出包括高露洁在内的数十种牙膏含有致癌的三氯生成分。4月17日北京《法制晚报》以《英报称高露洁等牙膏含间接致癌物》为题率先转载了《旗帜晚报》的报道。随后各大媒体从不同角度纷纷跟进，其报道有：《佳洁士卷入牙膏可能致癌风波 宝洁承认用三氯生》、《质检总局开查牙膏致癌物》、《省城问题牙膏撤柜》等。到4月27日，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英国首席牙科医生主任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威克斯兰都出面证明：高露洁全效牙膏是安全的。威克斯兰发表声明，他的实验室研究根本未涉足牙膏，更没有提出对任何牙膏安全性的警告。喧嚣一时的“高露洁事件”才终于落下帷幕，整个事件不过是媒介以讹传讹而制造出的一场“公共卫生风险”，媒介在此事件中充当了风险的助燃剂和制造者角色。

……

简言之，无论中外，媒介为何对一些风险视而不见，对一些风险又极尽渲染？为何一些风险在媒介的传播中得到原生态的再现和警示，而一些风险却在传播中变形？为何有时候，风险传播能让人们得到心灵抚慰，也有不少时候“风险”就源自传播……

<sup>①</sup> 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1期。

也正因为媒介的这些变色龙属性，媒介总是不断遭到政府、公众、科学界等的口诛笔伐，而媒介研究学者们也总是在每次风险报道之后开出不少“治病救人”的药方，但媒介的表现似乎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性改变：仍然乐此不疲于各类风险事件，仍然我行我素地行走于其固有的报道模式，事后再次遭到大同小异的指责。这就不得不让人疑惑：媒介为何出现变色龙属性？又为何对很多批评都置若罔闻？对于中国，媒介该如何“生产”信息，有效实现“社会公器”作用？

## 第二节 认识现代风险

### 一 关于风险

风险 (risk) 一词的来源没有定论，学者们有的提出该词源于阿拉伯语，有的认为出自希腊语，有的认为来自拉丁语，有的学者则从 1319 年的意大利文献中找到它的踪迹。<sup>①</sup> 在希腊语中，风险 (rhiza) 意思是“悬崖”；在拉丁语中，风险 (resecum) 意味着“危险”、“巨礁”、“海上危机”，多用来指代轮船海上航行的危险；在意大利语中，风险 (risco) 则指“撕开某个东西”。

“‘风险’是人类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语，但是无论在科学中、不同场合中还是在公众的理解中，‘风险’都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sup>②</sup> 例如保险学、物理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更倾向使用建立在对负面后果及其效用的概率的、物理的测量基础之上的定义，这种研究路径的核心在于对概率和后果的量化。在社会科学中，风险的“意义”是一个核心元素，风险的定性特征被视为是风险概念同等重要的方面，“在多数语境中，‘风险’就是指一种不希望的事件的危险，而非出现合意后果的机会”<sup>③</sup>。贝克认为：“在根

<sup>①</sup> Lynn T. Drenna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5.

<sup>②</sup> Lynn T. Drennan & Allan McConnell, *Risk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

<sup>③</sup> [德] 奥尔特温·雷恩、[澳] 伯内德·罗尔曼编：《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赵延东、张虎彪译，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本的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一方面,有很多危险和破坏今天已经发生了……另一方面,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sup>①</sup>我国学者杨雪东也认为,“危险”、“灾难”、“威胁”、“不确定性”、“不安全”、“可能性”等都是与“风险”相关的概念,但是“危险”、“灾难”、“威胁”多指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具有消极后果的客观现象,体现的是风险实现的结果。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风险可能也不转化成这些负面结果。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危险”、“灾难”、“威胁”都是“风险”,但并非所有风险都会以这些形式实现。<sup>②</sup>

“危机”(crisis)也是一个外来词汇,“源于希腊语中 krinein,原意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crisis是指事件处于一个不稳定且至关重要的时刻或状态,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迫在眉睫”<sup>③</sup>。在《汉语大词典》中,危机一词的含义有三:第一,潜伏的祸害与危险;第二,严重困难的关头;第三,危险的机关。可见,中外文化中的“危机”和“风险”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因此,研究危机和风险管理的学者也往往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Barton 提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重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会对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进而强调形象管理在危机中的重要性。”<sup>④</sup>

Steven Venette 认为:“风险是危机研究中的一个本质元素,因为危机是风险的表现,是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风险。风险是危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前危机,或者说是危机征兆期。”<sup>⑤</sup>

国内学者刘刚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sup>⑥</sup>鉴于类似的观点,Barbara Reynold 等学者把危机传播和风险传播概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③ 赵志立:《危机传播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④ [美]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⑤ Steven Venette, "Risk as an Inherent Element in the Study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Vol. 73, No. 3, 2008, p. 198.

⑥ 刘刚:《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念整合为一个概念：危机和突发事件风险传播（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sup>①</sup> 这种趋势在 Robert Heath 等的最新研究成果《风险和危机传播手册》（*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sup>②</sup>

突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3 条定义为：“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该法第 5 条强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第 6 条指出：“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

综合上面的观点，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在“危害”、“威胁”、“可能性”等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只是从时间的紧迫性和外延的包含性来看，有轻重缓急和范围的大小之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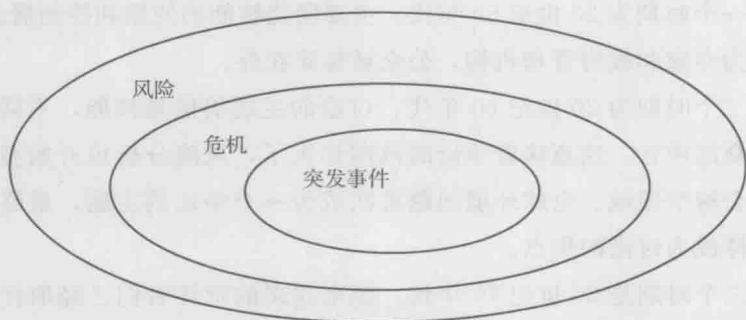


图 1 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关系

“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在内涵和本质上具有共通性，而在对它们的管理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本书中，对三者统一使用“风险”这

<sup>①</sup> Barbara Reynolds & Matthew W. Seeger, “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as an Integrative Model”,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1, 2005, pp. 43—55.

<sup>②</sup> Robert L. Heath & H. Dan O’hair eds., *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一概念，而不在概念和行文表述上对它们作更进一步的辨识和区分。

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本书把风险定义为：在某一时间框架内，对个人、组织和社会可能或正在造成破坏/伤害/损失的形势、情境或者事件。风险有一个潜伏、萌芽、发生、发展、爆发和消退的过程，但它往往以事件的形式为公众所感知。

## 二 风险话题的演变

任何社会都会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正如贝克所说：风险“它涉及的不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古老现象吗？难道风险不已经是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sup>①</sup>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今天的“风险社会”，“风险”一词的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的客观危害的描述转到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从与保险相关到与保险脱节，从统计学范畴到社会学视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主要指自然灾害等外在的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风险还包括和工业社会如影随形的，人造的风险。关于现代风险的争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大概经历了四个时期<sup>②</sup>：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50年代。主要围绕核能的使用和控制展开争论，参与者为专家和政府管理机构，公众被排除在外。

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主题仍然是核能，不同的是出现了公众的声音。这意味着争论的范围扩大了，风险分析也开始蔓延到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全球环境问题首次成为一个争论的主题，最终它与核问题一样成为讨论的焦点。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批评者们已经取代了专家们对于风险的话题主导。从对高科技的争论过渡到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突，核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如公共卫生、水和空气污染）已经使受众产生了明显的焦虑心理。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公众对风险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参与讨论和研究的主体涉及了各个领域的人员。以切尔诺贝利事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② 薛晓源、周占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件为标志，以前关于自然、社会体制、专家意见、科学技术以及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崩溃了，引起的极端不确定性、焦虑、冲突、对抗性和差异第一次接受人们的反思。

鉴于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科技发展与工业生产所引起的潜在风险成为公共问题，一些敏锐的社会理论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他如鲍曼、利奥塔、哈维的“后现代性”提法，吉登斯的“晚发现代性”之说到吉登斯和拉什的“反思现代化”的界定，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世界将体会接踵而至的风险，风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取代了以往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成为当代社会中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的变迁，对风险特征的认识也相应发生变化。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sup>①</sup> 风险自古皆有，在古代一般将自然灾害作为风险源，但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sup>②</sup>，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sup>③</sup>。贝克对风险概念做了几点总结<sup>④</sup>：

第一，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很多时候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构。

第二，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成为影响当下行为的一个参数。

---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②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③ [德] 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④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

第三，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

第四，风险是在认知/再认知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

第五，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

第六，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

从贝克的描述可以看出，风险既是客观存在的，更是主观认知的结果。现代风险很多源于常人无法直观感受的科技后果。如果说“危机”与“灾害”是一种现实的、显性的危害，而很多科技和现代化的以及“现代社会制度”的“人造”风险则是一种可能的、隐性的灾难，对于风险的认知只有在有关的知识中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风险的“知识依赖”特点。风险在知识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sup>①</sup>

### 三 风险的客观性和建构性

早在1966年，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就指出，社会实在包括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两类，“社会”是主观实在（意义）的客观化（外化）以及通过外化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知识、信念等主观过程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的社会实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它除了由行动者及其角色构成的客观内容之外，还包含由信仰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种制度的主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俗、规范、权力、知识和科学等都有其社会学起源，亦即都是社会地建构的。<sup>②</sup>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不少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新闻报道并不是简单的客观的、镜像式的反映，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建构因素。格雷姆·伯顿就强调：“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报道远远不是对新闻事件的真实反映；它们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有关该事件的‘真相’的符码化的定义。”<sup>③</sup>

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实在”，同样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两类。也就是说，风险既具有客观性特征，也因为人类的认知特点而具有明显的

① 马凌：《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③ [英]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建构特征，而媒介则在风险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风险的客观性

毋庸置疑，“风险社会”一词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跨越了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后现代社会的分类。因为，“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险和风险的世界迈进”。<sup>①</sup> 风险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依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发达工业生产的后果和危险‘是’全球性的。这一点‘用’科学发现和正在进行的有关破坏的争论（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可以为证；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被卷入破坏力的发展中，二者共同导致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矛盾的新动力的产生。”<sup>②</sup>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处于社会转型期、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生态、文化、环境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风险性因素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这也是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原因：消除各种隐性或显性风险，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是风险的一个典型特征，而这个特征已经得到政府认可：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挑战。2010年1月22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周密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准备的准备”。

现代风险种类较多，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将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分类，从而划分出三个最基本的领域。第一，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

<sup>①</sup>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30页。